

乡村集

菡子



乡村集

菡
子

人民文学出版社
一九八二年·北京

封面设计：谢春彦
戴郭邦

乡 村 集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通 县 辛 店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 107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6\frac{3}{8}$ 插页 2

1982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82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11,500

书号 10019·3355 定价 0.48 元

目 录

开拓者的足迹 (1)

残阳如血 (9)

择居记 (18)

小竹叶儿 (27)

半个夏天 (38)

清 风 (45)

乡村小曲(续篇) (52)

莽原绿野报金秋 (75)

下丁家散记 (92)

自豪的黄霉时节 (102)

新庄之晨 (107)

水乡秋寨 (110)

清水埠头 (113)

冬有春色 (115)

初 耕 (118)

红花草 (123)

六月六	(125)
看 戏	(131)
瞿塘石壁	(137)
香 溪	(142)
山灵水活	(147)
千里绿林	(154)
宜兴二洞	(159)
金山之夜	(163)
摄影记	(171)
金 金	(179)
鞋 子	(183)
小小的长征	(189)
江南新话(代跋)	(198)
跋 二	(201)

开拓者的足迹

人有各种癖好。我的癖好之一，是寻找开拓者的足迹。在三门峡找过，写了《路》；在赣南找过，写了《梅岭诗意》；在各个新四军过江的渡口找过，写了《长江横渡》。八十年代开始，还是满怀敬意和感奋之情，去海南岛、西双版纳、北大荒，寻求农垦战士的足迹。

开拓者们改变了江山的面貌，他们过去的足迹是难以寻觅的了，但那新的山林，道路，房屋，电站，哨所，不正是过去开拓者的足迹所在么？不过不是在泥泞中，水中，荆棘丛中罢了。

在南疆初入胶林，金色的夕阳披挂在绿色的树叶上端，它从叶隙中难以照到我们移步的鞋子。我们在一层厚厚的落叶上走着，每走一步，沙沙沙沙，仿佛脚步的回音。那不是自己的，而是以往许多人的足音，亲切地诉说着什么，肃穆的气氛凝聚在林荫之中，哪怕轻轻的诉说，我们也听得清楚。

那是西联的胶林之母，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。

五十年代初期，我们在南海发展橡胶的时候，战士们在树下守候它落下的果实。雨花石般的种子，我们也在落叶中拣到两颗。再往林的深处走，也偶尔听到种子落地的声音。林子里依然是那样地静，沙沙沙沙，听到很轻很轻的诉说。蓦然发现一块石碑，我们在它面前站立，仔细看着：

西联宝岛 南国珍珠

周恩来 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

原来我们的总理，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，寻着胶林开拓者的足迹走来了。他比我们整整早到二十年，这石碑下原是他最深的脚印。我一时觉得所有开拓者们的脚印都还留在软软的落叶下面，不过它们已随着以前的落叶化成沃土，培育了茁壮的胶林。在西双版纳的胶林和热带作物所的棕林里，我们都觅得总理的足迹。当年南泥湾的开拓者王震同志的足迹，更遍及全国各地的垦区，我们所到之处，人们都能指出哪是他劳动过的地方。我们在北大荒，已看到赵紫阳总理正与新的粮食基地开拓者一齐前进的脚印。

有的足音是从海外传来的，我们也找到他们的足迹所在。我们去看了南田农场的雷贤钟。深山里的木头房子（马来西亚式），也仅适应创业者的需要，它的四周布满根深叶茂的橡胶树。一九五五年，他冒

险从马来西亚带回来的树苗(600号)已在这里培育成林。通往雷家的几十公里道路,我们都在林荫中穿过,从这里运出去的种苗,更新了我们的胶林。一家人围着我们讲他们的历险记,包括十年浩劫中的,老人呢呢喃喃急促的发音,恨不能表达他的爱国之心,只有电影《海外赤子》才能补充那次未尽的谈话吧!有一些话他还是讲得清楚的。他说海外的胶林,也是中国人开的,胶是中国人割的。要不是人家对中国搞“禁运”,他还不一定回来呢!周总理曾赞扬过他的爱国主义和创业精神。

在橄榄坝的胶林里,我们看见另一位爱国老人张忠洲,一九四八年是他从缅甸运回来四千棵胶苗。这天太阳明媚,我们靠着参天的老树,听张老说他的故事。阳光一直停留在他黝黑的脸面上,他跟这老树一样,成了光怪陆离的阳光中不朽的塑像。

一九五三年从缅甸来的树苗到了昆明,是由两个参加工作不久的学生解丕加和高瑞云,跟着马帮护送到西双版纳的。他俩在八天艰苦的路程中相认,后来结为夫妻了。从景洪返回思茅的车道上,我看着密沉沉的野生林,偶尔也有一线小道,趁着车停的时刻,在那小道上找寻小高带血的脚印;在傣族的高脚屋外,想象他们的驮子还架在那里,他们正睡在驮架中央。当听到渡口湍急的流水声,我也听见老解的呼唤:“小高,小高,千万别掉队呵!”前人就是这样

走过来的。与他们同在热带作物所的副所长戴渊同志，也是一九五三年来的第一批搞橡胶的专家，二十年前在西双版纳定居。一九八〇年他七十五岁了，还是五时起身就出去跑四五个小时，在满地绿色的植被中，他也许没有留下一个脚印，他只是向它们去问好，而不忍践踏它们。他为能在八十岁拿出有五千个品种的热带植物志而着了迷。我也似乎在这密林中看见他了，一个绿色老人，翻开他的书，也将是一片绿色；他是我的江南老乡，但他把自己的足迹，永远埋在边疆的树林里。五十年代初期国家号召种橡胶的时候，全国几乎所有搞农林业的教授和学生，都参加了开拓者的行列，至今在各地包罗万象的植物园和试验场地，还可以找到他们的足迹。

向北大荒进军脚步声，我是从晁楣的版画雪橇后面留下的《第一个脚印》中感觉到的。这以前还看到他刻的挂着马架子灯的工棚，这是艰苦创业的象征，我不禁心向往之。过了二十年，这些脚步还在北大荒的原野上奔走，连看两遍十万官兵开辟北大荒的纪录影片，我就动身去寻觅开拓者的脚印。影片中的情景已无法再见，我只能从人们的口碑中看见它们。

他们中年长的一辈，如兴凯湖农场最早的开拓者（测绘人员）的足迹，我是在内湖里登船去寻的。湖里的草甸区是我注目所在，人们曾踏着占垦区最

大面积的草甸，前去测绘如今展现的宏图。有时貌似草甸的地方欺骗了他们，就象这湖中的草甸，下面都是水流，出现过草甸在冰水中移动着的险情，他们就卧倒在飘动着的草甸上，减轻自己的体重，就这样从死里走出来了。早春天气，他们没有少走夜路，测绘队员和送饭的妇女，常在林子里和黑瞎子“捉迷藏”，白天发现自己的脚印和熊爪的印子缠在一起，真有点后怕。现在的兴凯湖实在太美了，明净的湖面仿佛把晚上变成白天。在并不平静的国境线上，南方已经罕见的鸟类正与美丽的鹿群，一起在湖滩散步，人们终于把兴凯湖变成鱼米之乡。

我没有看见比兴凯湖人更爱自己脚印的了。有天晚上，这里第一个新娘子白鸣领我到另一家去。我指着街上的房子问她：为什么这样错落无序？年过半百的她，对我柔声地说：“往年这里都是水，脚踏到一块干地就搭棚啦，现在看着，怎么也觉得好看。”毕竟是自己最早留下的足迹呵！

六十年代初期，牡丹江团委也带去一批年青人，参加开拓者的行列。他们看见荒地就上，开了一阵发现不合适就撤走，为此他们在一二百公里的范围内三迁其居，最后一次“屋漏偏逢连夜雨”。王震同志偶尔路过这里，发现他们的草棚正泡在水中，连说：“这些娃娃好艰苦呵！”他们这才并入我们所到的完达山农场。

开拓者也是迈步创新的。海南有李东刀法，我们看见割胶手留下的美妙的刀痕，这些刀痕，说明他们每年走过的步伐。在景洪的六分场，我看到湖南来的张凤仙。她管的十三亩多的胶林，在离住地七里地的山上。她天天出门一担肥，结果每一株都报答了她哺育之恩，五年就出胶，每年刷新出胶纪录，到一九七九年已上升到每株八公斤多的最高水平。

西双版纳以穷出名的琵琶寨萝空(穷)山中，曾庆友、李玉吉夫妇从一九七九到一九八一年为止，开荒造林一百亩，现在胶树已长到五点七公分粗了，争取五年出胶。这里同时是分场的蔬菜、水果、畜牧基地。我们去时，正在成熟的无眼菠萝，一层层地排满了馒头山，这时每年的产值已达五千多元。这是怎样的两双手呵！他们的脚印更时时刻刻留在这里。

干部中更不乏改革志士，通什垦区的张少明场长，以他军人的风度，自立军令状：如果给他一点人权、财权、独立自主之权，他要带着场内的五百人，大步流星地前进。我们与他在途中相遇，他好象正要出征的样子，我们也听到了他们的脚步声。

宁安农场三队年青有为的队领导张忠生、苏服义，只抓了去年麦季的生产改革，就增产一百二十吨麦子。去年宁安场多交给国家的小麦，列入历史的光辉纪录。

路是人走出来的！

在尘土飞扬之中，我们前往洪河，看新的开垦区。黑土苏醒了，无边无际。这是四个月前刚开出来的二十六万亩土地，有些地方随翻随种上大豆，不久将有收成。凡留着草埂的地方，都开着五色的鲜花。新的开拓者虽说还住在帐篷里，而且只有两只先的小熊，作为他们的文娱工具，但他们以新垦区的开拓者而自豪。三百多人已耕作三十万亩土地，他们是开辟三江粮仓的先遣队伍。对于创建新的大农业基地，这是一个历史的开端，他们每一个脚印，将要经过历史的检验。从各地抽来的农垦战士说：“我们是奔现代化来的。”现在他们已以车代步，坐着带工具的车子奔驰在原野上，留下的不是脚印而是履印了。设计院的同志正在为他们设计一座现代化的小城，一九八一年的新春，它就要接待居民了；全部机电化的农业机械，在今年春天也要在洪河地区出现。他们把洪河农场的旗帜扯得高高的，虽然从三江平原看去，它还只是一个小红点儿。

开拓者的脚印，是不能在人们心里抹去的；开拓者的创业精神，更将千秋永垂，这是历史的声音。

历史最珍贵两代人相继走着的脚印。那些在建国初期刚打完仗就留下来的开拓者，现在他们的子

女，也是光荣的农垦战士，两代人都把青春献给了边疆辽阔的土地。

历史也不会忘记京沪等地百万知识青年留下的脚印，他们中的不少人还留在这里，成了农垦的骨干。为数众多的人虽然走了，他们也不会忘记在这里开拓的事业。

如果劳动不是作为惩罚，在一些农垦战士心上投下阴影，成为他们生活中一段可悲的插曲，那该多好！不过历史仍然把他们的足迹，放在开拓者的画册里面。

经过一些曲折，农垦事业将大踏步前进。我国还可以开拓不少经济作物和土地，那里将出现新的开拓者的足迹。我们相信新一代将欣然前往，为这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祖国，提供农副产品，这是义不容辞的使命。至于我们这一群人中的年幼者，将要时常去寻找他们新的脚印，就是我们这几个平均年龄已超过六十的“年轻人”，也还有再来的时候。

1981年3月11日于故乡

残阳如血

丙辰年初彻骨的寒气侵入了老周的心府。在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哀乐声中，四魔竟敲起了妄图倾覆我们伟大祖国的丧钟。老周接到要他参加“批邓”学习班的通知，年近花甲的他，抹去脸上的泪水，挟着一个小包，毅然出走了。在长途汽车上，他凝神注目接近家乡的土地。“沧海横流月，归去有田园”，他本以古人的诗句聊以自慰，但随着他发现江南的土地竟也逐渐贫瘠，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。

走出东门，他跨过回村的石桥。桥洞上“打倒伸向溧阳的黑手周利人！”的字样，还依稀可辨。他凄然笑了。四十年前比这还早些时候，他走过这座石桥去参加革命队伍，那时他曾频频回首，看着燃烧中的小城，受难的家园。大军过江，他参加了解放家乡的战斗。大跃进时代，他回江苏担任省农办副主任，到自己的家乡溧阳县马垫公社张巷大队蹲点；一直到七十年代初期，当他被以莫须有罪名诬为反革命及“五·一六”死硬分子，被打断了三根肋骨，踢去了

两颗门牙，在奄奄一息之际，他还是设法把仅存的三百元支持大队养猪，这就是“黑手”的来由。现在，他急匆匆从田里抓起一撮泥巴，和路上看见的一样，也是板僵白土！几年来的乱捣腾，把地种成这样，对不起土地，对不起子孙呵！

残阳如血，照着他四十多年来走过的路。这条乡村泥路坎坷不平，雨雪过后，烂泥拌着冰碴的路面，正预示着明天的路更难行走，但他还是象年青时一样的爱它。他走着走着，天色已晚，在一片黑暗中，在大学学过农业、又搞过几年农办的他，有点心酸地设想着三年改变张巷大队面貌的宏图；走过村头的坟茔，他摇了摇头，但忽然在心中闪现一缕亮光。

张巷大队的上空一片乌云。年前的产量比十年前少二十万斤；每人平均收入也仅四十四元。大家拉长了脸，听那广播里叫着“一切不能冲淡批邓”。党支部的老班子原是挺硬的，没让冲垮，但提起种田，大家心就寒了：脚踏过的水田，提起脚来，留下的脚塘里竟汪了一塘清水。这时上面正逼着多种双季稻，老周主张顶：“等我们养好猪，有了肥料，过两年你不叫种双季稻，我们还手痒呢！”这一年他们因地制宜，量力而行，再加年成好，下半年猪肥就起了点作用，当年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七十三万多斤，人们的收入也增加到平均八十三元。

说起养猪，老周真是尝够了酸甜苦辣。大队办一个种猪场的计划，开头连几个支委听了也咋舌；现在自称眼睛只看着脚底下的社员，大都笑着承认当时背后没少骂老周：“谁不知道这大耳朵(猪)是个开口货，一天只知道吃！办猪场是痴子才肯做的事。”“四条腿不如鼻头管冒烟(烧窑)，不看人家队上哗哗进账五千块。”“他从来没有好事，不想想上趟盖了十间房子捉来十只猪，现在只落得一堆破砖烂草。”为使土地肥沃起来，使大队富裕起来，老周有个以养猪为中心的农、副、工“一条龙”的生产计划，他跟几个支委磨破了嘴唇皮子，支部终于派个副业队长跟着他去捉猪。这一年他们陆续捉回五十五头母猪，五头公猪，都是上好的新淮、新宁品种，黑毛油光水滑，短颈宽背象煞两个脊板。也许是由于它们的祖先是家猪和野猪交配而成，它适应性强，能吃生冷粗糙的食品，却长着傻大个儿。捉来二三十斤的仔猪，五个月就能长二百五十斤，也有二十个月长八百八十斤的。他们过节宰过一头，除四十六斤板油外，净肉有五百斤。连户上养的猪在内，大队很快一人一亩一猪而有余。

老周走南闯北，袋里装着一叠自报自销的车票，手里拎着穿通了的鞋子，在那忧患的日子里，人们对这个吃尽苦头的老干部，充满了多么深沉的友爱！他们给了他互相支援兴办农业的信念，重振家园的希

望。他的生命是旺盛的，还在他被打伤之后不久，他得到一个“幸运”的差使——捉鱼。每天要交十五斤鱼给干校喂鸡。他的双手和脑子一样灵活，起早摸黑在外面转二三十里，不但完成任务，还可以多捉几斤鱼，他常常悄悄给受苦生病的同志送点去，自己有时也饱餐一顿。他一天劳动强度大，有鱼吃，肚子也填饱了，说来也怪，那打断的肋骨却因此很好地愈合了。太阳晒出他一身钢筋铁骨，连蚊子也叮不进去，他变了个硬铮铮的老渔翁。在张巷，他又成了道地的老农了。夏天他晒得黑亮的脊背，雨水滑溜而过，比穿了蓑衣还爽快。他割麦、栽秧、挑担，二十几个小伙子跟在他后面，牙齿直齟。秋天，他跟大家一起修建了一排排的猪舍。他是远近闻名的“夜游神”，在外面办事，三更三点也要赶回猪场，有时披星戴月，有时风雪交加，迟睡的人们不免关注张巷途中忽明忽暗的灯光。自然，他不带电筒的时候也很多，有次竟跌在沟坎里。寒冬腊月，猪是最难伺候的，吃食都要烧热，夜半要赶它们出来撒尿，同时把尿湿的稻草，弄污了的泥地打扫干净。母猪在寒夜下崽，更要精心伺弄。这些事老周都要亲自动手。三年计划中的第一个寒冬，他接受了多少严峻的考验呵！

清除“四害”，是对他们最大的鼓励和解放，可一九七七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，老周心里并不轻松，他在观望着邓小平同志出不出来，毕竟老同志有